



Read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

Essay

海外华文文学读本

散文卷

袁勇麟 选编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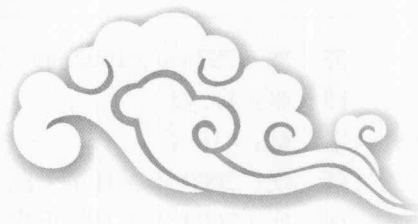


Read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

Essay

海外华文文学读本
散文卷

袁勇麟 选编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外华文文学读本·散文卷/袁勇麟选编. —广州: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09. 4

ISBN 978 - 7 - 81135 - 089 - 0

I. 海… II. 袁… III. ①中文—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
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1890 号

出版发行:暨南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中国广州暨南大学

电 话:总编室 (8620) 85221601

营销部 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(邮购)

传 真:(8620) 85221583 (办公室) 85223774 (营销部)

邮 编:510630

网 址: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
排 版: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

印 刷: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18.75

字 数:419 千

版 次: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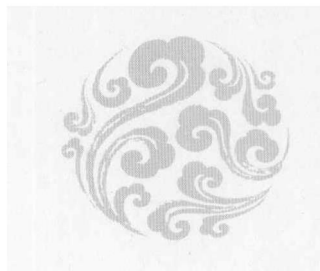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2009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数:1—3000 册

定 价:33.0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目 录 Contents



[菲律宾]

- 五月花节 柯清淡 (3)
甜粿·椴柑·红包 林婷婷 (8)

[韩国]

- 移动的故乡 许世旭 (11)

[马来西亚]

- 大地浮雕 潘雨桐 (13)
进埃及记 (节选) 戴小华 (19)
繁华的图腾 林幸谦 (25)
垂钓睡眠 钟怡雯 (31)

[日本]

- 忆竹 陈舜臣 (35)
日本闲话三题 李长声 (37)
四月雪飞秘汤 林 祁 (42)
樱花情 刘黎儿 (44)
尺八 黑 孩 (46)

[泰国]

- 明月水中来 司马攻 (48)



烟湖更添一段愁 梦 莉 (50)

[新加坡]

当洛矶山和我相遇在大冰原上 王润华 (52)

自绘人生图案的女人

——记老挝风情 尤 今 (56)

街边树与国际机场 许福吉 (60)

[印度尼西亚]

班芝兰之夜 黄东平 (63)

北美洲

[加拿大]

雪楼小品 (三题) 洛 夫 (71)

莎河与我 东方白 (74)

爱蒙顿散记 梁丽芳 (77)

[美国]

晚年的况味 钱歌川 (82)

美国人的谈情说爱 乔志高 (87)

数字人生 吴鲁芹 (93)

小和少 思 果 (96)

脚印 王鼎钧 (100)

失根的兰花 陈之藩 (102)

午后冬阳 庄 因 (104)



幽自己一默	周腓力 (108)
母亲，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 ——寄给母亲在天之灵	叶维廉 (114)
蓦然回首	白先勇 (117)
流光逝川	夏祖焯 (123)
独语自注	刘再复 (128)
蝴蝶树	喻丽清 (137)
悲怀四简	李 黎 (141)
叩问篝火	刘荒田 (153)
爱，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	刘 墉 (158)
他乡的天空	北 岛 (161)
ABC 学中文	吴玲瑶 (184)
一个中国女子与一个美国外交官的婚姻	严歌苓 (187)
走过四季	吕 红 (195)

欧 洲

[奥地利]

维也纳的一场秋雨	马 力 (205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[丹麦]

喉咙病与三种女人 ——欧洲语言与民族特性	池元莲 (20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[德国]

卖炭翁，悠游欧洲歇汉堡	谭绿屏 (21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

情泊巴黎 罗茵萁 (215)

[法国]

看蒙娜丽莎看 熊秉明 (219)

水城文波

——写在威尼斯 卢 岚 (226)

站在时间的回廊里 吕大明 (235)

[瑞士]

飘零感 赵淑侠 (239)

[英国]

那些一 杨 炼 (241)

大洋洲

[澳大利亚]

中国的莫理循与我 沈嘉蔚 (249)

悉尼艺术家广场的兴亡 吴 棣 (256)

欧洲之梦 (节选) 张奥列 (266)

赛思和他的女人与狗 黄惟群 (277)

[新西兰]

荒原上的红石头 胡仄佳 (282)

你叫小木耳 (节选) 谢 焯 (284)

亚  洲



五月花节^①

[菲律宾] 柯清淡

柯清淡（1936— ），祖籍福建晋江，1948年随母赴菲律宾与生父团聚，续念中文于华校。进大学先选工科，后又就读政、史、哲、商及外交诸院系，获数学学位。当过文员、店员、报社特写翻译员、售货员等，现为进出口商人。著有作品集《五月花节》。

点点烛光划成的长龙，先在钟楼前随音乐蠕动，随后便朝向我们的“斜山新村”行进来。

新村上各窗口里、阳台上，无数的眼睛，正期待着观赏快要游过这里的五月花节队伍。

这幅由音乐和烛光所交织成的图画，使我敏锐地回忆起三十五年前的一个晚上，在北码头区伯父“菜仔店”^②的破连柜窗后，那个对我完全面生的父亲，指着街道上的队伍，向我这个满面充满好奇神色的儿子说：“这是番仔^③的风俗！”

三十五年前，我随年轻的母亲，在战舰密布的厦门港登上“十三港”客轮，越过南中国海，到达父亲在我出生前便返来继续谋生的这岛国，这种烛光和音乐互衬的队伍，便成为我做第一天华侨的头一项见闻。队伍里那一对对扮淑女绅士的少男少女，烙给我以一种非常优雅的印象……还有那个卷发棕肤的童子，把胸前一把像家乡“弦管”队里的琵琶，弹奏得使我感到陌生又亲切：陌生的是因我生平从未见过卷得那么奇的头发、棕得那么深的皮肤；亲切的是因我在十天前也当过这种小乐员。只是我们的队伍是

① 五月花节是菲律宾天主教的传统节日，由于它是在百花盛开的五月份举行的，所以叫做“五月花节”。

庆典日子在每个地区不尽相同，但通常是在五月份的某一天。

庆典的主要节目，是在晚间举行盛大的游行。

游行队伍有几个特点：参加游行的群众手持蜡烛，各种乐队竞相演奏；善男们扛着、抬着一尊尊神的雕像；由当地少男少女扮成的淑女绅士，都以别致的化妆和艳丽的服饰，乘这场合来亮相、竞美。

庆典前，从地方人士中选出一名有名望的富裕教徒，担当 HERMANO DE MAYOR（源自西班牙语，意谓“老大哥”），负责筹款。

尽管这种节目是通过敬神、谢天等浓厚的宗教形式出现，实质上，它是在收割结束后的5月份，劳动人民举行的一次群众性庆丰收的娱乐活动。

② 菜仔店——华侨普遍开设的一种小本日用杂品店。华人店主及店员，与下层的土著有广泛的生活接触，也常常成为地痞、流氓、小吏所欺侮、伤害及鱼肉的对象。

③ 番仔——华侨对南洋群岛土著的俗称，通常带有几分鄙视和敌意。



家乡人叫做“割香”^①的另一种游行，而我所玩的乐器是“锣车鼓”阵里的铜钹子。

然而，父亲那句“这是番仔的风俗”，对我这个十二岁的“新客仔”，具有最深远的影响力，因它使我永远把这场面，视为一种“非我族类者”的玩艺和活动。那仪态优雅的淑女绅士、那弹奏悦耳的卷发棕童子，尽管都逗起我的好感和羡慕，但我总觉得他们毕竟都不属于“咱人”^②的人类。

二十年前，初成家的我，在生活鞭子的驱策下，除了须放弃进修硕士学程外，还得步上父亲的后尘，去奔波于这个国家的群岛间，做个小本的推销员。因此，在每年的收割季结束后，不管是在芭蕉遍野的岷多洛岛，还是在椰树遮天的三描省，处处我都看到这种传统的五月花节队伍。但是，我都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自已限制为一名看客，因为我记起父亲的那句话……

游行的队伍，在烛光和音乐中渐行近来。

我身边的幼儿幼女，面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……啊！这神色在去年春天曾经在这些地点流露过：长城顶、石林下、杭州之水上、侨乡泉州的东西塔前，也在日月潭、阿里山中。

在孩子们那副神色前，身为爸爸的我，一面让热泪升上眼眶把冰冷的眼镜镜片烘成雾，一面自慰地说：“总算对得起黄帝，总算对六亲父老有个交代！”接着，我以最浅易的华语去简介那古老的国度，然后要他们在那多娇的江山前，齐声随我以国语喊出：“我们是龙的传人！”

孩子们的中文名字：轩辕、桑梓、龙种、向华、醒狮，逗起海峡两岸入境证件检察官、关警、售票员、导游、司机……的注目和赏识，使我在同胞们的面前显出不番也不洋，也证实出我这名黄帝的子孙，尽管长期处身于外族沙文主义下，却既未忘本，也从不自卑或屈服！

我用公司所发的一笔花红，不按规定去先进的欧美考察商业，而擅自携带妻儿往那他们从未见过的“唐山”，去实现我和老父母的夙愿……

游行的队伍，在烛光和音乐中渐行近来。幼儿幼女迫不及待地跑到街上，去跟四邻的非童一同拍手，一同欢叫……这和洽的异族相处情景，使我追忆起我进菲律宾学校念小学的年代里，曾经怎样因国籍、肤色、语言的不同，而受到讥笑、揶揄、歧视、欺负和伤害。五十年代后期，一名土著作家在报刊上发表的一句话，曾使我数夜难眠。他说在土著的“峇利宋”^③刀尖下，华侨才明白自身是丧国之民！

我是个华侨，我深知我的祖国仍存在着，可是我却不知应怎样在这境遇下解释自身的命运。于是，我不断地设法从受禁忌的书报、口头、电波里，去探听那几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同胞们，究竟在那被围堵的地区里怎样地争着一口气。所以，中国的原子弹

① 割香——到远方寺庙取香灰来本乡的迎神游行；盛行于闽南和台湾。

② 咱人——菲律宾华人之间的互称，有“自家人”的意味。

③ 峇利宋（Balisong）——菲律宾土著惯用的一种匕首。



爆炸、卫星升天，都促使一群同道朋友们奔走相告，聚首欢庆。我以这心境和生涯，度过了二十多年，直到中菲的元首举杯祝饮，心情才转为宽松……

五月花节的队伍行更近来。

点点的烛光，成为在夜幕中只只眨眯着的眼睛。这些发光的物体，曾经是我穿梭于各岛间所贩卖的商品。在每年的三、四月份，我自马尼拉市运出大批长短红白的蜡烛，送到近的马仁愈计岛，远的将军市，及时递到五月花节队伍上善男信女的手中间。我从这种交易上，抽取到养家还有余的佣金。

终于，一年比一年大的销售量和收入，促使我去搞一宗中菲贸易，并玉成我去做一次乡人所称道的“衣锦荣归、显祖荣宗”。

那是在五年前的一个黄昏，我从市郊一家烛厂的后门失望地退出，因为厂方短缺石蜡，无法接受我的万箱订单。由于公路刚被山洪所冲断，我拖着凉鞋抄走小路，心中想起一本介绍中国石蜡工业的杂志。突然地，我发觉到置身于稻田和一群追捕着蜻蜓、青蛙的村童中，这情景使我猛然想起童年和故乡来。接着，我紧捏着掌心中一叠刚被拒收的汇票，然后眯着眼睛环扫四周的原野，心头灵机一动，脸上遂闪出一丝笑容来。于是，在十五天后，我便身在广州市交易会上采购制烛用的石蜡；十六天后，搭上驶往泉州城的“福建牌”客车；十七天后，我终于返回那一草一木都呈陌生却亲切的故乡，去把一袋袋购自香港的衣物分赠六亲，去跟壮年童伴们谈起掏沙捏泥的趣事，去听“高甲戏”的苦旦唱支《出汉关》，去跟老乡们讲起旧社会里“收钱粮、捉壮丁”的恐怖往事……

五月花节的游行队伍行更近来。

“你们的贡献很大，不然就不会这样热闹！”对面阳台上的艾斯查署长高声向我们窗口喊着。

这几天来，我们这唯一具有华人单音姓氏的家庭，似乎已成为新村中各餐桌上的话题。

十年前，收入改善了，我便在这块以妻的非籍身份买到的地皮上，盖起这座房子。这孤单的华裔家庭，夹于众律师、医生、政府官员的四邻中，我们也遇到传统上华侨所遇到的不便：在人家的心目中，华人不讲卫生，但我家门内外却比别家清洁；人家认为华侨只懂赚钱做生意，不讲文化艺术，但妹妹或妻弹起钢琴来，四邻都以为我家唱机上有张古典音乐唱片在旋转，而我家四壁上的文凭也不少于别家。陆续地，有人登门来自我介绍是邻居。七年来，我从一名开会时无语退缩于一角的会员，升为今年度“斜山新村宅主联合会”的主席。在就职典礼上，我以闽南俗语的“千银买厝、万银买厝边”为题目，用英语发表一席博得热烈掌声的演说。

孩子们跟四邻的儿童，由陌生、轻蔑和敌意，渐变为客气、好感，而终于打成一片。由于人家是多数，我们占少数，他们竟日对讲的都是土话。不仅是语言，我也发觉到人家的感染力和价值观，渐渗进孩子们的脑海里。受颇高西方教育的我，虽然曾经去客观地分析出这些外来东西的优点，但心头毕竟有点慌，感到这趋向是一种对祖国及祖



宗的背叛。我的父母来探孙儿，也发现了这种外来意识入侵的迹象，老人家便认真地责成我在周假日，必须带领孩子们到他俩的住所去“学咱人话、识咱人条规”。

老人家原本住在这里，但由于没有华人邻居，终于搬到“唐人区”去跟我二弟住。

前月，一位法官、一位女医生，在教堂神甫的陪同下登门来访。据他们说，自四方移来的斜山区三个新村的居民，要在今年举办首次的五月花节游行，他们是庆典的筹备组长，而我则已被最高票数推选为 Hermano De Mayor!

我吃了一惊，因它的字义是“老大哥”。我记起故乡每逢迎神赛会的前夕，光临我家向祖母捐钱的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是我们儿童听来很新奇的“乡里老大”。现在，我居然在另一个故乡，当起父亲所称为“番仔的风俗”中的老大哥!

我口头上作些推辞，妻急以华语提醒我说这是罕有的荣誉，却之不恭也不宜。其实我表现的是中国儒家的谦虚礼让，内心正乐得有个这种搞国民外交的机会，尽管我既非天主教徒，也不是个土著，而且还记得父亲的话。

客人去后，我笑着向妻讲起这段富于变化的道家式人生哲理：“庄子睡时梦见自身化为蝴蝶，醒后，竟分不出他是蝴蝶，还是庄子!”

花费些时间，逐村逐户登门捐些钱，人们对这名黄面孔的异族老大哥，先感到奇怪、陌生，再表现出客气、欢迎、合作。

把捐来的钱去买庆典的用品和道具；钱不够，自掏腰包凑足，这本来就是身为“老大哥”者的义务。这样，我自认为已很深入于当地人的社会……其实，我不自觉地已更深入了……

当队伍游过我们窗口时，妻指着一对身穿菲律宾传统礼服的少男少女说：“轩辕和桑梓，扮得多像岛国典型的淑女绅士!”

这人物使我又敏锐地回忆起三十五年前的那个晚上，那一对对仪态优雅的淑女绅士。

随在后面作扇形排开的七人乐队，居中的少年琴手，用悬挂在胸前的一把吉他，弹奏一支抒情的菲律宾民谣，博得掌声四起……啊!这乐器也是那卷发棕肤童所弹的，在三十五年前的那个晚上。

“龙种的吉他，音最响亮，拍子又准，伴奏的其他乐器才不乱。”音专毕业的妻指出。

三十五年前的那个晚上，十二岁“新客仔”的我，以一名看客的好奇目光，去看那“非我族类者”的活动和玩艺、不是“咱人”的淑女绅士和童子琴手。时过境迁，庄周梦蝶，三十五年后的这个晚上，我竟以这五月花节庆典的“老大哥”身份，来看儿女们充当琴手，扮淑女绅士!一切的变化太出人意料之外，太玄秘了!我遂觉得自身本来只是个看风筝的人，突然却变成放风筝的人，最后竟变成一只风筝被放上天供人观看!

多彩多姿的队伍已全部游过去，音乐随着远去的烛光转弱。我望着队伍和孩子们的背影，感到耳边的父亲那句话突然嘶哑无力……渐渐地，我陷进沉思中；渐渐地，我有



所领悟；渐渐地，我心里已觉得可以承认和接受这种我刚领悟出的现实：“在人类生存和延续的过程中，一群又一群的人各自在不同的地方聚居，遂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；由于某一群人中有人基于某种原因，通常是经济性的原因，走离群到另一群人相聚的地方去，而遇到不同肤色、语言、观念的陌生人，也被这群陌生人视为外来者；双方由陌生而产生敌对、相持、隔膜，但却由于长期相处而互相了解，达到最终的融洽，遂成为这另一群人中的成员……”

烛光、音乐、背影，消失于我视听界限外。我揩干额上和掌心的冷汗，做一下深呼吸，心中认识到三十五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变化，其实都很自然和正常。

1983年9月作于马尼拉

1984年5月修改于北京

(选自《菲华散文选》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版)

甜粿·椪柑·红包

[菲律宾] 林婷婷

林婷婷（1942—），女，祖籍福建晋江，出生并受教育于菲律宾马尼拉，获文学硕士，曾任大学讲师。1994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，担任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长。著有散文集《推车的异乡人》、《漫步枫林椰园》。

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，每年可以庆祝两次圣诞，过两次新年。

菲律宾的土话中，圣诞节叫“巴士歌”（Pasko），他们称中国农历除夕为“中国人的巴士歌”（Pasko ng Intsik），直译就是“中国人的圣诞”，农历元旦，当然顺理成章地就成为“中国人的新年”（Pagong Taon ng Intsik），亦即英语的（Chinese New Year），因此，菲律宾的华人，每年可拥有两次“圣诞”，两个新年。

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，人民多乐天达观，喜爱热闹，庆祝圣诞的气氛特别浓烈，圣诞季节也相当长。往往早在十一月初，无线电台已开始播放圣诞歌曲，每天按倒顺序计到圣诞日。刚跨进十二月，五颜六色的金属亮片和圣诞红，把商店陈列窗点缀得光眩夺目。主要的街道，也相继张灯结彩，一柱柱的路灯打扮得像盛装赴宴的艳妇，站得一派雍容华贵。到了十二月中旬，几乎家家户户，或装置圣诞树，或在窗口挂起圣诞纸灯。购物中心更是红男绿女，熙来攘往的一片喜气洋洋。什么国家外债，什么失业、治安问题，都不是这个季节该忧虑的，这时该想的是拿到圣诞红利（Christmas Bonus）^①，要买些什么礼物，圣诞日前夕“Misa” de “Gallo”^②，该准备哪些吃的，算算看有几个圣诞“拍地”（Party）要参加，就这么计划着、忙着，一直忙到正月六号“三皇日”（Three Kings）^③，圣诞季节才正式全部结束。

许多华人家庭，参与庆祝圣诞的盛况，非但不亚于菲律宾人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有的干脆来个中西合璧，把“圣诞”延至农历新年，才尽兴而止，有的甚至把家里的圣诞树摆到过了春节才收起来。

现居菲律宾的华人，除了少数从国内移民过来的老华侨，以及最近从台港和中国大陆来居留的“新侨”外，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菲籍华人。所以在生活习俗上，多已随风土人情被同化了。譬如，在宗教信仰方面，中青代多信奉天主教，小孩受洗、成人婚

① 菲律宾政府规定，每年圣诞日前，公司要多发一个月薪水给职工，作为年底奖金。

②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，菲天主教徒多守夜，参加午夜弥撒，家里准备很多吃的，亲戚朋友欢聚一堂。

③ 纪念三王朝拜圣耶稣的日子。



丧喜庆，多采用天主教仪式，老一辈的则仍信奉佛教。近年来菲华侨社中，佛教却是相当流行，寺庙香火鼎盛，遂出现一种新奇现象。在华人社会，这两教不但不互相排挤，还相辅相成，信徒无不皆大欢喜。华人信徒逢初一、十五就到佛寺拜拜，逢星期三和星期天也到天主教堂望“弥撒”（Mass）。家里客厅供奉观世音菩萨，也置有“尼诺”的圣像（Sto Nino）^①。因此，我们华人欢度了天主教圣诞节，再过过传统的中国年，是忙得不亦乐乎呀！

甜粿、椪柑和红包，是过农历年不可少的三样东西。它们是否属闽南人的风俗，我们出生“番地”一代的华人，也未曾想要查考。过农历年是我们中国人的日子，热闹的重点，当然集中在华人区。每逢春节，马尼拉市的王彬街就是唐人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
农历春节前一星期，穿过王彬北桥不远，即可看到本来已挤得水泄不通的人行道上，水果摊上排满了一箱箱进口的椪柑，也挂着一串串小黄橘子。食品店、面包店、超级市场和中餐厅，都贩卖甜粿，大有供不应求的盛况。甜粿何以如此畅销呢？当然，华人重礼尚往来的原因之一，主要还是要归功于文化交流的结果。

根据菲律宾各地出土的文物证明，早在一千多年前，中国人已到菲律宾了，华人对菲律宾的文化，自有其深远的影响。就菲律宾本土的语言来说，有许多文字，都是从闽南语拼音而成的，尤其是吃的艺术方面。例如“烧包”（Siopao）即广东话的叉烧包，“扁食”（Pancit）即炒面类。“椪柑”（Pong Kom）和“甜粿”（Tikog）这两个名词，一听了然，也是借自华语。所以，每过农历年时，菲律宾友人只要“Tikog”一字派上用场，就让我们忙得团团转。交游广阔的华人，力展“国民外交”，来个一年一度的甜粿大赠送，难怪有时到了大除夕，也闹甜粿缺货。

赠送甜粿，不只是中国人过年的习俗，也是华人和菲律宾人友谊的一种传统。菲律宾华人人口的比例，包括华裔和非裔华人，还不到菲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，却掌握菲国的经济实力。根据最新地产交易报告，目前全菲最昂贵的地皮，竟是在马尼拉的华人区！这恐怕是世界各地华人区难得一见的现象，也足以反映华人对菲国的经济影响力。我们华人的节日，受菲律宾人的重视，历年来，我们以甜粿和菲律宾朋友共度佳节，这又何尝不是增进民族友谊的优良传统呢？

有人说中国人吃掉一座万里长城，这句话其实也并不夸张，“民以食为天”是自古以来咱们中国人的哲学，何况是过年节？海外华人当然也不能免俗。农历除夕，除了有些侨团举办小型的联欢会或同乐会外，大多数华人都和自己的家人团聚。家庭成员多的，不是上馆子，就是把酒席设在家里；小家庭者，则“加菜”吃团圆饭，饭后长辈分发“红包”（即压岁钱）给未成年子孙，幸运的华菲儿童也因此一年可拿到两次“红包”。华人区菜市场的菲律宾小贩，很多都会看中国日历。过农历年，我们不守岁，也不放爆竹，但那份过中国年的温馨却充塞着每个华人家庭。

农历新年不是公共假日，商店照常营业，公司照常办公，学生也要上课，但在华人

^① 菲天主教徒所崇拜的孩童耶稣的圣像。



区，年初一早上，可看到三五成群的国术社成员，在街上表演舞龙舞狮，放鞭炮打鼓。华人商店或住宅的窗口或门楣上，多悬“红包”，作为赏龙的“珠”。虽然我们不行拜年礼，但华人区仍是一片欢欣祥瑞的景象，迎接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年。

近年来，马尼拉极力拓展观光业，许多港台游客，利用农历年假期来菲观光。其中香港游客最多，如果在这几天逛观光区的购物中心，夹在一片闹哄哄的广东乡音中，令人有种身在香港的幻觉。为迎接这些游客，马尼拉观光饭店，多设有迎春的中式自助餐，有时还特聘香港名厨师主理，虽然这是生意手腕，却也为春节平添不少中国气氛。

记得菲华诗人林泉写过：

伫立王彬北桥怅望
时光在前
阴影在后
面对南桥
不知该向南或向北走
向南或北
路上遍是先祖斑斑的脚印

是的，海外华人，已走过了好几代岁月的辛酸，虽然移植的华人，历经变质的冲击，但也由于我们仍保存着“甜粿、椪柑和红包”的美好传统，我们紧紧抓住的是一份中国意识，我们向往的仍是一片家园情怀！

（选自《推车的异乡人》，台北巨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12月版）